

# 也寫《匆匆》

話來，說他極想再讀一讀《匆匆》這篇文章。我起先也是困惑，想讀用手指在鍵盤上敲幾個字搜索便可，為何還要打電話給宗璞？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人恐怕很難想像這樣的情形，宗璞找到這篇文章，在電話裏唸給老友聽，「唸完了，我們都沉默了半晌」，我也看着這幾行字沉默了半晌。我們在中學時都讀過《匆匆》，可那時如同囫圇吞棗般，只覺一節課四十五分鐘都無比漫長，怎會知道時間的「匆匆」呢？待到可能讀懂這「匆匆」時，又不知每天的時間都用來做了什麼，更別說跟老友一起在電話中朗讀與分享。

在我讀到宗璞這篇文章那天，一位小友跟我分享了他的秘密心事，他十歲時沒了父親，我突然恍惚，人的缺失是那麼的觸手可及，而這種永恆的缺失總使我不自覺地想到時間的匆匆。父親匆匆地去了，小友匆匆地長大，這一去一來之間，似乎只剩下「匆匆」。宗璞在文中說，「在時間的匆匆裏，有了多少變化，不能預防，

不可改變」，我還可以加上一句，「亦不會回頭」。小友說，聊起來眼眶還是會濕潤，我在對話框中打下擁抱的表情，希望他能覺得時間只是匆匆，還不至於無情。

也是在同一天，地鐵上，人不算多，在我的對面，坐着兩個年輕的女生，她們開心地聊着天，聽起來其中一位在香港讀大學，兩人正討論剛結束的學期末的酒會。我聽得入神，又突然似時間回轉，十幾年前的一切如放電影般在眼前閃現。地鐵報站的聲音又將時間拉回，我悵然地想着，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 慶賀「七一」

七月一日臨近，香港的喜慶氛圍愈加濃烈。社會各界舉辦多項慶祝活動，香港篆刻學會會長王泉勝、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林墨子以篆刻作品，迎接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廿五周年。林墨子刻

◀回歸。王泉勝刻

# 微型藝展成功的背後

由快樂微型藝術會會長潘麗瓊策劃的「細塑今昔·智建未來」微型藝術展，受市民歡迎，每日展場熱鬧非常。日前，筆者偕同一群好友，包括詩人龐日昌，導演嚴浩，文化商人石中英以及資深傳媒人鄭紀農、黃仕培、李世傑等，前往經活化的中環街市參觀這個作為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活動之一的展覽。潘麗瓊為我們作導賞，詳細講解多件主要作品的創作經過和特點。我們看到琳琅滿目的精緻作品，都不禁眼前一亮，驚喜地發現香港今天有如許高水準的微型藝術品，足可自豪。

這個藝術展共展出一百件作品，展品包括全港各區具有特色的建築物、人物、美食、小店、街景及節日等，其中有二十五件從未在香港展出的新作品，正好對應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其中大型壓場作品《維多利亞港》最受矚目，它長三點五米，深一點五米，高一米，動用了龐大團隊耗時兩年才製作而成。作品涵蓋逾四十座地標性建築物，包括會展中心、中環廣場、政府總部、大會堂、文華酒店、中銀大廈、滙豐銀行大廈、怡和大廈、交易廣場、中環中心及中環碼頭等，連剛通車的港鐵會展站也屹立其中。盛載香港歷史的帆船「鴨靈」號以及象徵維港的天星小輪在維港海中航行。為了令作品更逼真，創作團隊首次運用大型LED屏幕模擬天空，當鈞麗煙花在屏幕上綻放時，配以由音樂家閻惠昌指揮的歡騰背景音樂，令觀眾看得和聽得着迷。

潘麗瓊說，創作一個微縮版的



HK人與事 朱昌文

「這個微型藝術展背後是我的心血和眼淚。」她的心聲令人感動。

首次展覽的二十五件新作品還有中環街市、戲曲中心、蘭桂坊、沙田賽龍舟等，作品的創作經過都費了一眾藝術家許多心思和時間，可說每件作品均是心血結晶品。其他幾十件作品曾於去年在觀塘裕民坊展出，包括長洲搶包山、飄色巡遊、大坑舞火龍、灣仔藍屋、利東街、觀塘裕民坊街景、北角皇都戲院、大澳文物酒店等等，都是市民的集體回憶。

對微型藝術情有獨鍾的潘麗瓊，心中一直有一個願望，就是讓香港藝術家創作的微型藝術品能在世界各地巡迴展覽，讓世界各地的人們認識香港。過去十年間，快樂微型藝術會的展覽作品被她「放進行李箱」，先後拿到洛杉磯、悉尼、大阪、東京、新加坡、台北，以及京滬杭寧等地展覽。過去兩年，她有一半時間不在香港，一直為實現心中的願望而努力不懈。

一個接連一個成功的展覽，潘麗瓊付出了很多。以現時在中環街市舉辦的展覽為例，在開展之前一星期，她幾乎每晚都要熬通宵，一晚只能睡兩三個小時，為展覽作最後衝刺。「不過，展覽成功絕非我個人的功勞，而是過百人團隊的努力達至。」她謙虛而不居功。



▲微型藝術品《維多利亞港》。作者攝



如是我見 木田

近日從一好友處獲贈一本小冊子，名為《素與簡》，她知我內心深處嚮往生活的「素與簡」，在書店看到便毫不猶豫買下贈與我。我對於贈書總是心懷感激，接過便迫不及待地開始翻閱。這本小冊子的作者是宗璞，她除了是著名小說家和散文家，還有另一個身份，是我國當代哲學家馮友蘭的女兒。這本小冊子收錄了宗璞不同時期的散文，第一部分便是對親人的回憶，恐怕與好友心中所想的「該是精簡生活哲學」相去甚遠。

書中有這樣一篇文章，叫做《耳讀〈朱自清日記〉》，「耳讀」的意思是宗璞寫下這篇文章時，「讀不了書，只能聽書，是日耳讀」。文中寫到朱自清的《匆匆》一文，寫的不是初次閱讀時的感受，而是恐怕宗璞已是中年時，一位老友打電



域外漫筆 海龍

那年遊覽意大利堪稱是一場文化盛宴。羅馬、威尼斯、佛羅倫斯、米蘭，在經歷了人間美景和藝術美的薰陶以後，濃得化不開，大家都有些醉了。正好導遊給大家貼心設計了一個近年網紅意大利托斯卡納小鎮遊。這些小鎮如美麗的珍珠散落在意大利碧綠的山丘，都寧靜安謐古色古香，鮮花遍野，村民非常友好。

意大利農村給人的印象是乾淨涓潔，小鎮處處一塵不染。這裏天藍地綠，點綴着鵝黃鮮紅和淡紫粉青的花，城鎮雖小卻美得讓人驚讚，我看到網上有人竟把它們盛讚成「天堂裏應有的樣子」。天堂是什麼樣，我不知道，但看到這裏祥和而平靜自足的村民，遊客的確羨慕他們。

村鎮不大，基本是魚骨形一兩條主幹道然後是四射的小路加上環村的路或河道，精緻疏朗卻美輪美奐。旅遊經濟是把雙刃劍，它既給當地帶來繁榮又打擾了百姓的生活。這裏村民似乎習慣了遊客的偷窺和喧囂，不像威尼斯人那麼不配合。對遊客除了友好，他們仍然保持了自己自尊和恬靜的習俗，大多躲出了主幹道，在深巷酒吧或咖啡館喝一盅。

主幹道上多是古屋和亮廈，石門斑駁有古代殘雕和銅牌，間或掛着古兵器或家徽。現在這裏多半賣手工藝紀念品和當地食品，也賣大城市名牌時裝，價格卻比米蘭和羅馬便宜不少。

喜歡探索風物人情的我卻願逛雜貨店看看當地人生活。這兒雖不富裕，農村的吃食卻講究，我看到各種海鮮和風乾、煙熏的野味；也看到烤製的整頭鹹豬，還有鵝肝鴨胸和叫不上名字的各類野菜，煞是琳琅滿目。但這些都並非最讓我驚艷。最讓我咋舌的是聞到的臭味。

起先是在禮品店，像似哪裏洗手間

# 逐臭托斯卡納



▲小鎮特色產品臭奶酪。作者攝

▲美麗托斯卡納小鎮。作者攝

忘了關門。我旋即跑了出來。沒想到進入隔壁店我卻被熏了一個跟頭。那股濃郁熱辣辣的臭氣把我震得一激靈。那時正值盛夏，我望着頭上熱辣辣的太陽，有些怔忡。待到確認歲月一切靜好只是味道有異後，我不服氣地又衝進小店。這次有了思想準備，發現原來店裏主打產品是奶酪。可是這裏的奶酪卻大不相同。它們不是平時常見白胖胖或暖黃色的樣貌，而是黑不溜秋像毛芋頭長着黑綠色的毛，更有的像是圓南瓜形狀但清一色內黑、外面裹着一層發霉銅綠色的霜。我想就近觀察一下，卻被熏得幾乎又一個跟頭捂着嘴跑了出來。

臭奶酪我不是沒見過。紐約的超市都有出售，其中最出名的是意大利的藍奶酪。所謂「藍」是霉斑。當年剛接觸它時嚇我一跳，那是到美國朋友家作客，他們用淺盤盛着它跟脆餅和切成條狀的蔬菜並放在一起供人們夾食。我尚未靠近就嗅到一種異味，待找到味源幾乎作嘔，連放在它周圍的美味熏魚我都沒動一動。後來發現節日晚會桌上藍奶酪居然是主角。老外都去蘸抹甚至直接切一塊投進嘴裏閉目品味；這還不夠，甚至當眾吮指上沾滿的臭味。

後來我慢慢接受了藍奶酪，因為我喜歡吃的布法羅辣雞翅必須蘸藍奶酪調料再配上芹菜梗才算正宗。克服了厭惡心理，平心而論它的味道不惡，而且養成積習甚至沒有這一味調料的餐廳被我一眼就看出不正宗。不過，我跟意大利

臭奶酪的緣分也就僅止於此。這堪稱是一場奇遇。那天，在那個小鎮，我發現約有三分之一的店舖以賣臭為業。它們的奶酪肯定正宗，因為我發現世界各地的洋人皆在那兒聞臭下馬認祖尋宗。有些老年人甚至噙着淚水品嘗和鑒定，大概他們終於找到了一生中久違了那童年夢中的味道。我遠遠看到這些西服革履衣香鬢影的紳士淑女在臭味前繳了械，看着他們品嘗鄉下店員用髒兮兮的手抹掉陳年奶酪上黑綠封塵的霉斑、小心翼翼地閉眼沉吟賞味的情景，讓人動容……

這裏雖然是鄉村，但一條龍服務卻不含糊。店家知道逐臭者攜帶臭奶酪旅行不便，貼心地辦理郵寄手續。不管您住在哪裏，他們都能確保無虞寄到您家，而且以後還可以網購。

看完這一幕，我才確信《呂氏春秋》中記載海內有逐臭之夫可信，而且沒想到海外也有。中國自古不乏喜臭之人，家常食品有臭豆腐、臭鱈魚、臭冬瓜、臭莫菜、臭蠶豆。而且我姥姥家在海邊，小時候蝦醬蟹醬都是「臭香臭香」的。在北歐，臭青魚是傳統美味；而泰國榴槿的擁躉全世界都有。

結束本文前，想起了紐約法拉盛一間台灣小食店的遭遇：它因經營臭豆腐一夜爆紅，卻被投訴，剛開張一星期就關了門——因為它除了油炸，還有蒸臭豆腐。那種臭，難怪紐約警察也受不了這裏鄰居每天報警。

# 我與大公報

# 軒尼詩道上的兩條平行線

簡嘉明

上世紀某個九月天，身處香港灣仔軒尼詩道三四〇至三四二號國華大樓（即大公報舊址）的員工陸續完成一夜忙碌的工作，報章順利出版，也代表他們可放心下班回家。與此同時，一對住在對面三三九號聯和大廈的夫婦，亦準備小心翼翼把初生的長女從醫院抱回家中。當天襁褓中的嬰孩，那曾有緣跟大公報成為街坊的，就是我。世事充滿意想不到的奇妙，正如軒尼詩道那對夫婦，也萬料不到女兒將來會與大公報結緣，在那份他們一家隨時可隔着六條來往行車線遙望製作流程的報章覓得筆耕園地，實現了擁有個人專欄的夢想。

九十年代，女孩由牙牙學語的兒童成了穿長衫校服的中學女生。她最感興趣又表現最好的科目是中國語文、中

國文學與中國歷史，每天放學回家，就想跟紛紛回報社上班的大公報員工為伴，在文字的世界打拚。挑燈夜讀的夜裏，她會拿着熱茶，觀察對面的情況，藉此放眼遠望舒緩疲勞。報社辦公室裏有總穿白襯衣、西裝褲和架眼鏡的編輯與記者，有的站着開會，有的接聽來電，有的採訪回來，有的埋首趕稿，眾人認真的樣子與報社通明的燈光，為每夜的軒尼詩道添上生氣。她當時覺得最有趣的是「排字房」，因手執文稿的師傅，皆技術熟練地從架上挑出一粒粒字模，再放在用前臂托着的板上，砌成即將付印的版面，既聚精會神，又敏捷得如有神助。同層相鄰的印刷房好像沒裝空調，只見工人汗流浹背，機器不停操作，催催對面那八卦的女生盡快返回座位專心寫功課或背誦堆得跟她一樣高

的測考筆記。

國華大樓門外有一排玻璃櫥窗，每天展示全份大公報各版面，路過的人都可免費閱覽，尤其在那裏等巴士的市民。女生當然看過，但在港英時代成長的她並不明白為什麼大公報上有那麼多關於祖國內地的消息，風格又較當時大部分以娛樂及商業為重的報刊嚴肅正經，而且文字很多。多年後她才懂得那份報章有幫助香港市民加深了解祖國近況與發展的責任，不媚俗的風格則是重文、典雅與大氣表現。香港回歸之前，「十一」國慶不是公眾假期，但國華大樓每年九月中就開始張燈結綵，掛起國旗、橫幅與大紅燈籠，喜氣洋洋。女生一家沒有在灣仔度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因為他們搬家了。聚散無常，有緣的卻又從不失場，後來大公

報的老友多番鼓勵女生努力寫作，也邀請她與家人參觀位於北角的報社，透過那裏展示的歷史資料與圖片，補充了女生兒時對大公報一知半解的認識。女生渴望當作家，卻不敢向報社投稿，直至某年到英國旅遊，在唐人街吃了一籠完全是昔日香港酒樓傳統風味的蝦餃，感慨有些港人因種種原因帶着專長移民他鄉，百感交集之下，就想借自己的文字創作，讓讀者透過閱讀增加對中國的認識。回港後，她寫了一篇關於飲食的散文，交給大公報副刊，這就是專欄「簡飲擇食」首篇刊出的文章《倫敦的蝦餃》。除了分享美食體驗，女生也開始寫散文，及後投稿至「大公園」，題材涵蓋生活、文學、藝術與時尚，後來成了現在長駐「小公園」的「竹門日語」。

上述是我的「大公報故事」，回憶不斷，深刻難忘。數年前以「新丁」身份參與報章專欄創作，感謝一眾前輩與編輯幫忙，讓我有發表作品的機會，也從專業的校對修訂和改善建議中獲益良多。

時值大公報一百二十周年誌慶，現在位於香港仔田灣的報社極具規模，設備與時並進，製作風格活潑創新，業務發展一日千里。誰會曉得當年軒尼詩道上的兩條平行線竟有交匯的時空，女孩長大後竟可以專欄作家身份走進報業世界，與大公報全人並肩合作。「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百廿年來的人與事，我只是滄海一粟，但深信秉持宗旨，奮力不懈，定能在人生寫下如大公報般充實精彩的篇章。

大公報專欄作者